

当代剧作家创作丛书

方洪友剧作选

曹禺题

内 容 说 明

本集选收了中年剧作家方洪友近期创作的话剧：《不能这样生活》、《幸运女神》、《胡同里的月光》、《人和自己的影子》等五个剧本。

作者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，反映了我们当前生活的时代，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。这些作品有浓厚的生活气息，语言简练、幽默，戏剧结构、情节安排自然、流畅。

责任编辑：陈玉玲

方洪友剧作选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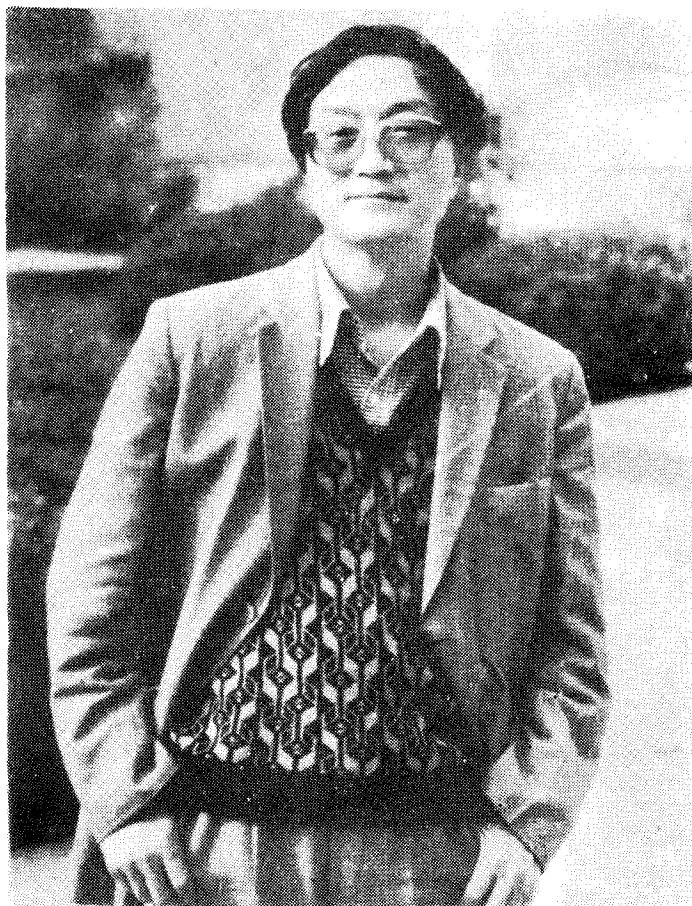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字数230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0.375插页3

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(压膜)1—260册

ISBN7—104—00143—3/I·48 定价4.00元



作者像

目 录

序

凤 子 (1)

不能这样生活 (四幕话剧) (5)

幸运女神 (八场喜剧) (77)

胡同里的月光 (四幕话剧) 方洪友 周维先著 (157)

人和自己的影子 (五幕话剧) (231)

似曾相识 (独幕话剧) (301)

跋

(322)

序

凤 子
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中国剧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剧作家。可以说他们是三中全会的“新时期十年”文艺战线上一支生力军。方洪友就是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剧作家之一。从《峥嵘岁月》到《幸运女神》，十年时间，方洪友发表、上演了十多个剧本。他本人也由青年进入中年。从剧名来看，正好反映出方洪友的成长过程，他是从《峥嵘岁月》中摔打出来的，凭辛勤的劳动而不是凭“幸运”取得了这些成绩。他的作品有话剧、戏曲、儿童剧，有电影、电视剧，其中有的是与人合作的，有的获过奖。这个集子选辑的是他的五个话剧剧本。对作者来说，回顾自己创作道路上的经历，总结得失，为今后的创作开辟一条更为广阔的路，无疑是非常必要的。

我曾经是作者部分作品的第一个读者，现在重新阅读他的作品，同时思考着一个问题，他的创作特色是什么？我对他今后的创作有哪些希望和要求？

我认为方洪友的剧作所以有他的读者和观众，首先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。他着眼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通过日常习见的生活，反映出我们当前生活的时代。他塑造了许多人物，特别是青年，如《不能这样生活》中遭遇坎坷的丹阳、胡晓明，《愿您了解我》中充满活力的武飞兄妹，《胡同里的月光》中性

格迥异的林家姐妹和质朴自然的唐家姐弟，《幸运女神》中望子成龙的妈妈，自以为是的校长和姑姑，坑害人的记者……从十年动乱中过来的方洪友，十分了解今天的青年一代人，他们有的身上抹不掉十年浩劫的遗迹，而在拨乱反正之后又怀着特定的向往和愿望。这些人物不但形象生动，而且也寄托了作者对青年朋友的热爱和期望。

剧作的题材，是普通人的生活，反映着作者的爱憎；对某些世俗风气，作者以朴素的笔触予以嘲讽和揭露。因此，作品的特色是富于幽默感。写人物内心的感情，颇含蓄。如《胡同里的月光》中的林长芬和唐乐亭，内心似火，但囿于环境、年龄和修养，感情一直是引而不发。如此写老人，见出笔下功夫。

《人和自己的影子》，作者抓住了离休干部张布衣这样一个典型：曾参加过文革时的军宣队，在那个特定的时代，干了一些蠢事、坏事。张布衣的反省和积极投入现实的斗争，引人深思。戏剧结构、情节安排，出乎自然，顺乎人情，读来流畅。

近年来，由于体制等等原因，一些话剧团演出减少，甚至几乎停演，为了维持，不得不分出力量搞商业性活动，如开舞厅等。没有演出实践，无法验证艺术上的得失，对剧作者来说是痛苦的。这严峻的现实，对剧作者是一种考验。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，戏剧也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。于是各种流派的戏剧，也就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。无论形式和内容，新的尝试应该受到鼓励。不过中国的话剧，所赋的天职之一是如何走向民族化。这个课题，有些先行者作过尝试。在各种新动向情况中，方洪友同志一直坚持探索，不懈地走自己的路，反映当前现实，启发人们更好地把握现实。他的执著的追求精神是可贵的。他一贯勤奋写作，希望自己笔下的人物、故事，能反映我们所

生活的时代面貌和广大人民的改革精神。这是一个作家对艺术的真诚。

现实生活提供给作者的素材是多不胜数的。问题是如何撷取生活，表现生活，真实地再现生活，包括历史的，当代的；特别是如何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鼓舞人们甩开旧社会几千年思想积淀——吸取精华和摒弃糟粕，激起人们展望远景；这应是剧作家方洪友可以而且应当负起的责任。

1987年12月25日于京寓

不能这样生活

(四幕话剧)

人 物

- 姜 妻——女，五十多岁，姜文焕妻。
- 曾劳模——男，五十多岁，老劳动模范，车间主任。
- 姜文焕——男，五十七、八岁，电视机厂党委书记。
- 莫 非——男，四十多岁，办公室主任。
- 安天生——男，四十岁，技术科科长。
- 周二嫂——女，四十岁，姜家邻居。
- 小 武——男，二十多岁，电工。
- 丹 阳——女，三十二岁，技术员，归国华侨。
- 肖 凡——男，五十九岁，电视机厂厂长。
- 姜 江——女，二十三岁，插队知青，姜文焕女。
- 胡晓明——男，三十四岁，技术员，外号“小模糊”。
- 老 头——男，六十多岁，街道上的“四类分子”。

时 间

新时期一个春天。

地 点

江南某市。

第一幕

时 间 傍晚。

地 点 姜文焕家的小院。

布 景 这是江南常见的一个小住宅院。左侧一道矮墙，有院门临街；右侧是一座蛮不错的平房：一门通厨房，一门通卧室。院中摆一张小圆桌及几把椅子。一株梧桐树，枝干高大，正在吐绿。

〔幕启。屋里传出杯盏交响、大声说话之声。姜文焕在请曾劳模、莫非、安天生喝酒。〕

〔姜妻端茶壶、茶杯从厨房上，她是一个憨实的妇女。〕

〔忽然屋里传来一声很响的拍桌子的声音。姜妻一惊，放下茶具。〕

〔曾劳模气呼呼地大步出来。他长得敦敦实实，开始发福，此时一脸不满和怨怼。〕

姜 妻 曾劳模？！

〔曾劳模不语。姜文焕跟着出来。他五十七、八岁，白晰微胖，脸上不时流露出一种特有的矜持；此刻一

手端一只酒杯追向曾劳模。他身后跟着莫非和安天生。莫非，眼睛不大，却不停转动，反应灵活，举止不凡；此时他得罪了曾劳模，脸上流露出一种既是自责又是宽宏大量的表情，搭讪地举着酒瓶，端着酒杯对曾劳模笑着。安天生，一看是个精干的人，不过现在沉默寡言，萎靡不振，好象对周围一切事物都兴趣不大。

姜文焕 （劝解地）老曾！老曾！莫主任是说笑话，就算是说重了，也是出于好意。来，（递杯）喝！

〔曾劳模接过杯子，放下，仍不语。

〔姜妻下。

莫 非 好，算我没说！我只是为了提醒你一句。你是省内有影响的劳模，我是怕你上他们的当！

曾劳模 上什么当？我关心一下这项革新有什么值得嘲笑的？

莫 非 老曾！事情不那么简单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，这个小模糊和他的模糊作业线，让姜书记吃了那么多的苦头，你忘了？今天帮派体系头子“赵司令”被抓起来了，难道还能让“赵司令”支持过的“新生事物”死灰复燃？

曾劳模 可是——

莫 非 （打断）更何况，现在又来了一个十分可疑的人物丹阳，自封什么组长！

姜文焕 这个丹阳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从哪里调来的？

莫 非 是统战部门根据她的专业硬塞得来的。来了不久就弄得许多小伙子神魂颠倒；据说她的恋爱史非常浪漫，不过她一直守口如瓶。

姜文焕 谈政治方面的。

莫 非 对，严重的正是政治方面。她一开口就流露出一种气
味。比如，她不说“下放”，叫“流放”，这不是沙
皇俄国时的词汇吗？

曾劳模 就根据这？又来了！

莫 非 不，第一，此人历史不清；第二，文化大革命中曾几
次逃跑，企图叛国。

姜文焕（惊）什么？这样严重！

〔曾劳模也一惊。

莫 非 （沉着地笑笑）好了，曾劳模，别生我的气。也怪我
这个办公室主任没有事先跟你通通气。（曾劳模仍不
语）肖厂长支持是因为他新来乍到，可你，是我们电
视机厂的元老了——

姜文焕 怎么？老肖他——？

莫 非 （点点头，叹口气）……

姜文焕 老肖那儿，我跟他谈。——来，把酒干了！老曾，来！
（曾劳模仍不语）

莫 非 来！干！（对安天生）安科长！——为姜书记胜利回
厂工作干杯！

姜文焕 不，为完成局里交给我们的五万台电视机任务而干
杯！（曾劳模勉强接过酒杯，众人喝酒）过去，我靠
的是你们这三张王牌；这回，在攻五万台大关当中，
还是靠你们！咱们还是老办法：（指安天生）你是头，
计划、方案是你的事；（对曾劳模）你是身子，只管
干；（对莫非）你是尾巴——

莫 非 总结汇报，善后处理，我包了！

姜文焕 谁也别想做那号“一支香烟一杯茶，看看参考打电话”的干部，我和老肖顶反对这种人了！

莫非 （试探地）肖凡同志跟您是老战友了吧？

姜文焕 不，他是一野的。我跟他是这二年在医院认识的。
（诡秘地）在大西北，他当过彭德怀的警卫员。为了这个，文化大革命中坐过好几年牢。他那个在军医大学读书的儿子也受到株连，至今下落不明。

莫非 是啊，“四人帮”把老干部都折腾苦了！

〔姜妻出。

姜妻 肖厂长怎么还不来？

莫非 大概不会来了。

姜妻 真是，该来的，没来。

莫非 （佯气）大妈，那我们成了不该来的了？

姜妻 （笑）瞧我这嘴，真不会说话。我去盛饭。（下）

姜文焕 来，进去继续喝！

曾劳模 不喝了，我得去参加卫生会议。什么劳动模范，——会议专家！

安天生 我也走了。

姜文焕 （送他们）老安，别耷拉着脑袋！中年丧妻，我理解。可如今“四害”结束了；好日子在后头，我正想给你物色一个对象，重安个家呢……

〔姜文焕送走众人，转身回到院中。莫非又回来了。

莫非 姜书记，我想到一个事，是不是现在就把小模糊胡晓明隔离起来？

姜文焕 嗯。（下决心地）莫主任！你通知：第一，明天开党委会。我要把小模糊的事提到党委会上。现在有一股

风，一提国民经济，一提四个现代化，就把政治呀，阶级呀吹得无影无踪了！——第二，丹阳和他们那个模糊作业线小组，马上给我停下来；关于丹阳这个人，要立即去调档案，搞清楚！

莫 非 好！

姜 妻 （端着饭碗出来）咦？人呢？

姜文焕 他们走了。

姜 妻 饭还没吃呢！真是，不该走的，怎么走了？

莫 非 那我成该走的了？

姜 妻 瞧我这嘴，又让你钻了空子！

〔巷口传来汽车喇叭声。〕

莫 非 哦，车来了，您去长途汽车站接女儿吧！——大嫂，姜江这次回来就不用回乡下去了吧？

姜 妻 这怎么行？

莫 非 唉，按规定她是可以不插队的，谁知毕业时偏偏碰上姜书记……

姜文焕 不提那个。不过，老莫啊，是有这么一条规定么？

莫 非 有。好，这事我来办。您接姜江吧。我走了。——大嫂！谢谢了！（下）

姜文焕 我添件衣服。（进屋，复出，手拿一张照片）你，你怎么又把这张照片拿出来了？

姜 妻 你不说要修房子么，我整理东西找出来的。（不觉眼泪哗哗）找出来就忍不住要看上一眼。（忽然奔过去对着照片）媛媛！我的大女儿……

姜文焕 你，你这是……何苦！

姜 妻 何苦？都是你！文化大革命中，那个女孩子来找韩韬

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还不认她呢？你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
有这个化名！

姜文焕 当时的情况那样复杂，你不是不知道……

姜 妻 再复杂也不能见都不见！你真狠心啊……假如那个女
孩真是我们的媛媛，你还算什么父亲哟！

姜文焕 唉，事情已经过去~~了~~，后悔有什么用？……不，也许
那个找来的女孩，根本就不是我们失踪了的媛媛。

姜 妻 那我们的媛媛在哪里？你为什么还不找啊……（哭）

姜文焕 （忍不住也上去看照片）我又何尝不想找？我又何尝
不心疼？唉，算了！把照片收起来，我去接姜江。

〔汽车喇叭声。姜文焕下。〕

〔姜妻拿照片进屋。〕

〔周二嫂上。她，快人快语，北方人。〕

周二嫂 大妈！姜大妈！

姜 妻 （出来）哦，周二嫂，你坐。谢谢你今天给我留黄鱼
啊。

周二嫂 没什么，俗话说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你有我这个卖鱼
的邻居就不愁缺鱼吃。大妈，姜江爸爸没在家？

姜 妻 刚出去。有事？

周二嫂 是这么回事，我那个侄儿的问题平反了，组织上补给
他几百元工资，侄媳妇怕他再出去搞什么政治，决定
买台电视机，下了班就把他关在家里看电视！

姜 妻 （不明来意地）哦，哦。

周二嫂 就这样，买了一台电视机，凤凰牌的，可看了半个月
就出事了，玻璃上的小人直发抖，脸象电线杆子那样
一长条，也不知咋回事。